

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附图中,河防局与大王庙合署。

□雍坚

山东黄河现行河道两岸堤防是清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之后逐渐修筑而成的。决口时口门以下仅左侧陶城埠(铺)向上有一北金堤,其他无堤防。铜瓦厢决口后,山东沿河各州县才开始劝民筑埝以自保。说到治黄,不能不提丁宝桢。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他于清咸丰三年(1853)考中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同治二年(1863),丁宝桢升任山东按察使,次年,升任山东布政使。同治六年(1867)三月至光绪二年(1876)十月间任山东巡抚。为官山东期间,丁宝桢在治黄上积极督修民埝,开修官堤,颇有作为。

据1988年版《山东黄河志》记载,张秋(今属阳谷县)以下沿河两岸的民埝,于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修筑完竣。北岸自张秋至利津民埝长850余里,南岸自齐东至利津民埝长300余里,两岸全长1150余里。张秋以上南岸民埝于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修筑完竣,上自菏泽、巨野交界之龙凤集起到郓城王家垓止共113里。后补修龙凤集以上4里。同治十二年(1873)又将王家垓民埝接修至东平十里堡,新旧埝长148里。以上山东境内约1300里民埝均在丁宝桢任职山东巡抚时完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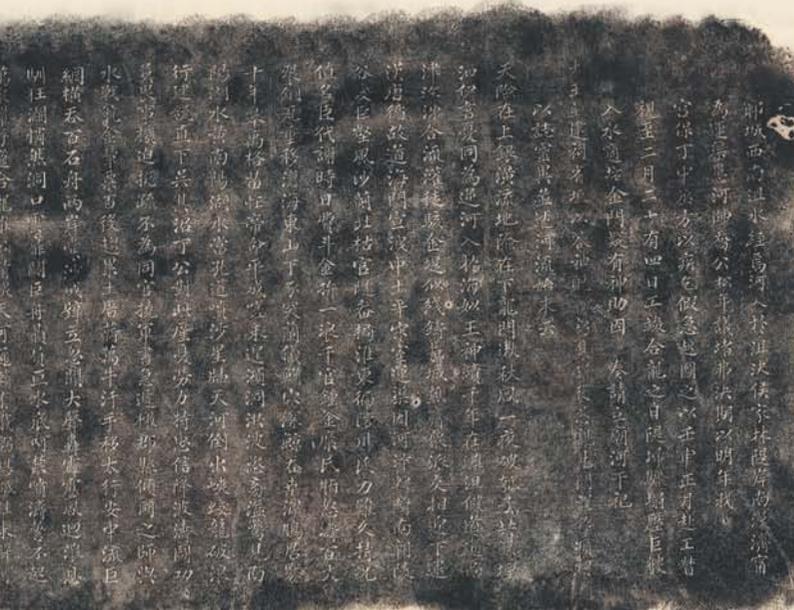
同治十一年(1872)腊月中旬,黄河在山东郓城西南侯家林决口,危及曹、兖、济等十余个州县数百万人口的安危。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正因病休假。面对这件惊动朝野的水患,他一边在家写信调度,一边向朝廷销假准备带病复职。同治十二年(1873)大年初一,丁宝桢赶到郓城侯家林决口现场查看灾情,亲自制定救灾方案,先充分准备物料,然后在正月二十九开工,调集周边十余州县数万河

工民夫筑堤引流。就在大家奋起筑堤时,一条正在蛰伏的小金蛇被挖了出来。正值春寒料峭,众人纷纷称奇。丁宝桢闻讯后登坛祭告,昭告众人说,这便是河神大王将军显灵来帮助我们!河工民夫们听后振奋不已。二月二十四是抗洪工程的预期合龙之日。当决口处越收越小时,坝体突然坍塌,被急流冲刷出一个大洞。功亏一篑之际,正好有艘沉船被冲到金门口(收口处),冥冥中似有神助,众人赶紧填充物料,顷刻便把决口堵实。

为感天佑,事后丁宝桢奏请朝廷,在侯家林决口处附近修建大王庙一座,亲撰《侯家林大王庙记》,刻石立于庙内。此碑传世至今。同年,丁宝桢还奏请清廷,在黄河经过的省城济南也建大王庙一座,以答谢神恩。济南府的大王庙创设于南马道朝阳庵(今黑虎泉西路浙鲁会馆附近),庙内供奉金龙四大王和诸水神。清光绪年间,又从朝阳庵搬到县东巷,与河务部门合署。创立大王庙时,丁府幕僚陈锦所撰《丁宝桢奏请创建山东省垣大王庙碑》曾刻石立于庙内,该碑几经辗转,今存于济南市山大路闵子骞墓园。

同治十三年(1874)黄河再次决口,五省十州一片汪洋。这年11月,回乡扫墓的丁宝桢闻讯从贵州赶回,亲临现场指挥救灾。在奏请清廷后,丁宝桢于次年组织河工于南岸修筑新堤,日夜施工,下令“如有阳奉阴违者”立即正法。此为山东黄河两岸官堤修筑之始。该堤自郓城董庄起,至梁山黄花寺,蜿蜒250里,两个月内全部完工,原拟耗资500多万两银子,竣工时仅用了1/10左右。自此,堤东百姓安居乐业,故该堤名曰“障东堤”。清廷感于丁宝桢“独任艰巨”之功,表彰他“勇于任事,督率有方,未及两月,克尽全工”。

(本文选自济南市档案馆编《照片里的黄河故事》一书,山东齐鲁音像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11月出版)



丁宝桢创建山东省垣大王庙碑记

公元前204年11月中旬,在山东的潍河中游上演了著名的“潍水之战”。凭此一战,大将军韩信以十万疲惫之师击溃项羽派来救援齐王的二十万楚齐联军,斩杀大将龙且,追击至城阳,虏齐王田广。这是楚汉之间一场转折性战役,在这场大战中,大将军韩信于点将台上调兵遣将。那么,韩信当年的点将台究竟在哪儿呢?

□张漱耳

点将台作用巨大

潍河源于沂水,全长五百里。水淹楚军是在潍河与渠河、沭河汇流后的河段(今峡山水库库底)。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楚齐联军与汉军对峙潍水两岸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韩信坚守不出,做足了功课。他深知楚军善战,人数也多,硬攻并无取胜把握,也深谙龙且器小志骄的性格特点,器小无远见,志骄好生事。遂密令部将傅宽率领士卒悄悄用一万多只沙袋从上游把潍水截住,使河床只有沭河和渠河淌下的浅水。韩信嘱咐傅宽看到他的号令立即将沙袋捞出,让河水奔腾而下,不得有误。

一切就绪后,便遣使向龙且下战书,挑逗龙且择日决战。倘若龙且不迎战,坚守对岸守卫,汉军无城可依,粮草耗尽,败退无疑。但狂傲的龙且,本来就瞧不起少年贫贱的韩信,又依仗兵多将广,马上提笔回“来日决战”交付来使。是日,韩信传令让大军涉水佯装渡河进攻,龙且也下令下河迎战。汉军刚渡一半的时候假装惧怕失败往回退。龙且不知是计,以为汉军胆小不敢再战,挥师追击。龙且军队刚渡过三分之一多一点的河水,大水突然翻滚而来,河中楚军被河水卷走,韩信撕下了胆小的面目,趁势掩杀龙且及全部渡河士卒。

在没有电话和电报的西汉,这一切的指挥调度,皆是韩信在高高的点将台上用旗子,烟火恰到好处地完成。所以,潍水之战的点将台作用巨大。

四地皆称点将台

由于韩信点将台的作用和名气,多年以来,潍水之战区域的潍河西岸,有四地都说有当年点将台的遗址。分别是诸城的凉台、峡山区的赵戈石头崖、安丘的景芝街,以及安丘青云山风景区。但是按距离潍河的远近和两地实战调度因素考量,后三个是站不住脚的。

峡山区的赵戈石头崖村,在赵戈庄东南5.7公里,古时曾称北台村。据传大战龙且时,韩信营寨与点将台即在此地,因此称北台。石头崖是清光绪三年才有的名。位于赵戈和王家庄交界地段,距离潍河的距离达到了指挥渡河大军的要求,但是距离在李家埠村西(今古县大桥南)河流窄处的壅坝太远,估计放烟火都不易发现,故此只能是传说而已。

安丘景芝街的点将台,俗称“霸王台”,位于街区东南,现景芝镇医院处。据说新中国成立后有个土台,在这里建了窑厂,土逐渐用尽。1957年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在

韩信登台调兵遣将,斩杀楚将龙且

「潍水之战」的点将台究竟在哪里

霸王台发掘了7座新石器时期的古墓葬,也提到这里曾传言是韩信的点将台。从地理位置断定,此地距离下游渡河处和上游壅坝都太远,无法点将指挥潍水之战。

而青云山风景区,传说中就点明是个虚张声势练兵的假点将台。称韩信到达潍河时,看到木桥被拆毁,河水寒冷,先派先锋灌婴率部扎营石头崖一带警戒,大部队则驻扎在安丘青云山,训练以水代兵。他下令在青云山下一条小河中封堵河水,水即将漫过堤坝时再令放水,反复计算水的流量大小和水流的速度,并令曹参选了近万名体力好、善奔跑的士兵,让他们背负装满沙土的囊袋练习负重奔跑,在青云山下的小河沟之中练习堵、掘河水,力求速度。韩信为了迷惑龙且和田广,让副将在青云山山顶建点将台,让灌婴征集船只,收罗木材,做出一副声势浩大渡河作战的架势,使人把消息传到龙且耳中。显然,这事即便真有,也不是用于实战的点将台。

点将应在今凉台

凉台位于诸城市最北端,东临潍河,西傍渠河,地处潍、渠两河交汇处的夹角地带。从地理位置推断,故潍水之战的点将台非凉台莫属。它位于渠河和潍河交汇点前的4公里处,南距壅坝5公里左右,北距主战场10公里左右,突兀于南高北低一望无际的潍渠冲积平原上。如今的土台直上直下,正面根本无法攀登,只能从一侧长满荆棘的小坡手脚并用爬上去。台顶有两个篮球场大。站在上面眺望,远处潍水汤汤,近处一马平川。也只有这个地方,既可以发信号或点烟火指挥下游的佯装渡河的大军,也可以挥舞旗帜令上游壅坝适时放水。

从台下望去,土台裸露的土色与土台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田野里的土呈褐色,而土台略带红色。据志书载,土台的土是从临淄运来的。原来,为了迅速堵坝,韩信令傅宽所部从临淄密矿反复背土训练,背下的土堆积到往东的路上,再用车马运到凉台,拌上本地的土壤,一个月就建起了点将台。那略带暗红色的土,含有矿物质,有矿物质的土才比较坚固。所以垒在这里,两千多年都屹立不倒。

世事沧桑。今天,楚汉两军的厮杀声已经不再,而潍水之战“点将台”作为金戈铁马的战场见证,依然挺立在这里,守卫着潍河上千年,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和历史的回望。